



序言

中共在北極的軍事野心，以及其與俄羅斯日益增長的戰略夥伴關係，已在許多政府中響起了警鐘。2019年5月，美國國防部的年度中共軍力報告書，首次有章節提到中共在北極的軍事利益，以及中共潛艦在北極海盆作業的可能性(美國國防部，2019年5月)。2019年8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則關注其所婉轉指稱的「中共增加在北極的實力展示。」(路透社[Reuters]，8月7日)

從核子安全的觀點來看，北極是中共脆弱的北側翼，美國和俄羅斯瞄準中共的洲際彈道飛彈飛

行路徑就是穿越北極，¹ 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亦坐落在北極。

中共在北極執行任務的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Submarine-based Ballistic Missile Submarines, SSBNs)可恢復中共的核子嚇阻能力(環球網，2013年10月28日)，中共目前列裝6艘核子動力攻擊潛艦、4艘核子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和50艘柴油攻擊潛艦，陸續還有更多艘建造中。如果中共的核武裝潛艦能夠進出北極海盆而不被察覺，這對美國、北約國家及其夥伴和更廣大的亞太來說將會是個關鍵變數(環球網，2012年4月11日)，中共將可輕易地以飛彈瞄準美國和歐洲；如此能

● 作者/Ane-Marie Brady ● 譯者/章昌文 ● 審者/劉慶順

中共在北極圈的軍事利益

Facing Up to China's Military Interests in the Arctic

取材/2019年12月10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December 10/2019)

中共正憑藉其國力增長，日益明目張膽的在北極攫取利益，尤其與俄羅斯合作，更將成為西方強權的重大隱憂，儘管從中共的外文資料中，這些意圖都隱而不顯，但據其內部中文資料，此企圖昭然若揭。

2019年4月23日，一艘正在青島附近進行海軍分列式的中共海軍晉級(094型)彈道飛彈潛艦。(Source: Defense News)

力會強化中共在亞洲的軍事優勢，並提升中共作為全球軍事強權的新興地位。²

中共的北極潛艦雄心史

早在1959年美國軍艦「鯨魚號」(USS Skate)在北極浮出冰層，並且開啟持續不輟的海上核子威懾時代時，毛澤東就已訂下要讓中共潛艦進入北極的目標。北極的環境使反潛作戰更具有挑戰性：浮冰的環境噪音，使音響偵聽裝置的效能變



在1959年美國軍艦「鯨魚號」(USS Skate)浮出北極冰層，開啟海上核子威懾時代時，毛澤東當時就已訂下要讓中共潛艦進入北極的目標。(Source: USN)



中共在北極的軍事野心，已在許多政府中響起了警鐘。(Source: AP/達志)

差，而冰的不透明性，亦難以採用視覺監視法。毛澤東曾要求蘇聯將核子潛艦技術與中共分享，但赫魯雪夫拒絕此項請求，表示蘇聯潛艦會保護中共。據說毛澤東為此宣稱，「即使得花上一萬年」，中共都將發展自己的核子潛艦（新華網，2009年7月16日）。

整個1960年代期間，中共將其有限的資源全投注在核子潛艦計畫上，並在1974年推出首艘初級核子潛艦。1981年，時任中共國防部長的耿飈核准了一項人民幣100億預算來建造6艘核子潛艦，也就是之後的中共

夏級潛艦，負責打擊美國海上兵力的特定目標。1975年，由於潛艦「無法在不被他方察覺的情況下在北冰洋潛航，因此這些潛艦無法形成對付任何其他強權的嚇阻武力」，³ 甚至在其推出前即已不堪使用，耿飈的決定受到嚴厲批判，在這些批評公諸於世不久後，耿飈就丟了官。

1979年到1982年期間擔任耿飈私人秘書的中共現任國家主席，也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習近平，必定會敏銳意識到北極海上航路與北極核子飛彈彈道在中共安全戰略方面的重要

性。此外，由於共軍在同一時期參與了中共第一個南極基地的建置，與大部分中國共產黨高階領導人相較，習近平向來更看重南極對中共的戰略重要性。⁴

1980年代初期耿飈在冗餘技術上的投資，在當時是個代價高昂，也是個無法彌補的錯誤，但中共在過去二十年的快速經濟成長和技術進步改變了此種狀況，中共已穩定擴展了其潛艦戰力，2013年，中共展現了讓核子武裝潛艦駛出近海並駛入印度洋的能力，中共的核子潛艦現在已有能力對4,600哩遠的目標發射飛彈（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2014年10月24日），中共瞄準美國的陸基核武早已預設了北極彈道（環球熱訊，2015年7月21日），2015年，環球時報(Global Times)預測中共潛艦部隊接下來的突破，將會是進出北冰洋（環球網，2013年11月11日）。

俄羅斯的角色和一帶一路倡議(BRI)

俄羅斯的負面態度對中共的北極軍事計畫向來是個困擾因素，中共海軍潛艦要通往北極，

必須航經數個扼制點：(1)分隔日本列島的各海峽、(2)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3)俄羅斯的北地群島(Severnaya Zemlya)，以及北海航道(Northern Sea Route)沿線的新西伯利亞群島(New Siberian Islands)，日本、俄羅斯和美國均密切關注這些扼制點及水域。中共海軍在北極水域航行的更大潛在障礙，是缺乏詳細的北極航行路線圖與水深資料，儘管中共極地研究人員至少在過去十年已繪製了北極潛艦和船運航路圖，但目前據說還是俄羅斯擁有最精確的航線圖，若俄羅斯容許中共潛艦在其水域裡作業，甚或積極促成後者在該處展示軍力，又將如何？

2019年5月，在俄羅斯軍事雜誌的一篇報導中，軍事專家希羅柯拉德(Alexander Shirokorad)提出俄羅斯可能提供港口以支援中共在北極的潛艦，並提議研製一套用在北極的聯合俄中防空及飛彈防禦系統(獨立軍事評論周刊[Nezavisimoye Voyennoye Obozreniye]，2019年5月17日)。2019年8月，俄羅斯駐中共大使邀請北京當局在其位於北極的港口與基礎設施進行開發與投資，以便打通北海航道(Northern Sea Route)(南華早報，2019年4月18日)。中共的北極潛艦計畫需要核子破冰船及友軍港口支援。俄羅斯擁有10艘核子破冰船(美國1艘都沒有)。

俄羅斯也是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的知名熱心夥伴，這包括了極地絲路(Polar Silk Road)計畫，中共是在五年多前將北極納入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自然資源報，2014年11月25日)。位於北極地區的國家中，芬蘭、冰島和俄羅斯都簽署加入一帶一路倡議，而丹麥、挪威和瑞典則採取觀望態

度，加拿大和美國則已表明他們不會簽署。

參加中共數位絲路的一帶一路倡議夥伴，使用的是中共製北斗三型全球導航系統，在挪威極地科學中心斯瓦巴(Svalbard)的北斗地面站，對北斗的全球覆蓋率至關重要，到2020年，北斗將具有與美國全球定位系統同級準確度(光明日報，9月12日)。北斗有如全球定位系統，可提供飛彈定位與正時，以及用於存取非機密及機密環境狀況感知系統的艦載(fleet-based)寬頻。在可能爆發的衝突中，若美國不開放使用全球定位系統，中共和俄羅斯就可利用北斗和俄羅斯的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LONASS)，來導引打擊武器與其他軍事作戰行動。

美國在北極現有兩個實力伯仲的競爭者，且「中」俄在軍事事務上的合作日增，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過度強調各類文章及政論中對中共投資俄羅斯北極地區的重要性，其實中共對北極軍事利益並不仰賴俄羅斯的合作與支持。

中共在北極的長期計畫

中共在北極雖有擘劃長遠的計畫，但其從未在外文資料中明白透露其意圖；若吾人能取得其中文政策論述，則意圖顯而易見，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其來已久的敘事管理習慣，就是訊息傳播對象區分為外國人與國內群眾。⁵ 試圖釐清中共北極政策的外國相關人士，既需取得以外國人為對象的訊息，也要網羅那些不欲讓外國人知道的資訊。

2018年1月，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公布了「中共北極政

策」白皮書(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8年1月26日), 該份白皮書提供了對中共北極戰略的部分描述, 雖強調在該地區的科學和經濟效益, 卻對中共的軍事及戰略利益略過不提, 中共極地分析員將中共在北極的利益區分成三大核心優先事項:

- 安全: 北極對中共的核子嚇阻極其關鍵。
- 資源: 中共欲取用北極的礦物與碳氫化合物、漁業、旅遊, 以及運輸航路。
- 戰略科技: 能否在北極通行與北斗全球導航系統的推出關係至鉅, 中共要與全球定位系統競爭, 北斗對其網路作戰能力及指管通資情監偵至為重要。

共軍是中共未來極地戰略規劃的重要執行者, 但其角色長久以來以極地科學計畫加以掩飾, 然自習近平2012年掌權以來, 中共對其在北極的利益和優先事項益加明顯。中共海軍正將近期在北極的政治、經濟以及戰略發展融入其全球海洋戰略中, 就兵員來看, 中共海軍列世界第一, 在艦隊噸位上則僅次於美海軍, 換言之, 中共正從陸基區域軍事強權, 穩健朝全球海上強權邁進。

共軍軍事擴張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海軍歷史學者馬漢(Alfred Mahan)以及現代地緣政治思維創始者麥金德(Harold Mackinder)的觀點所影響, 中國共產黨依循馬漢大國崛起要訣: 發展一支遠洋海軍以保護海上交通線; 開發全球市場; 獲得取用資源的特權(與/或)建立殖民地以確保資源; 強化人民海洋意識。中共海軍擴展海洋戰略與能力的正當理由, 是為了中共鉅大的全球

航運利益,⁶ 隨著北極運輸、觀光、科學探測、和石油與礦產開採對中共益加重要, 中共海軍未來預期將更積極保護其在北極的利益。

中共在北極展示海上軍力

中共首次執行自由航行任務, 是在2015年9月2日靠近阿拉斯加的美國領海(南華早報, 2015年9月4日), 由3艘水面艦、1艘兩棲艦、和1艘補給艦組成的5艘中共海軍艦船編隊, 在與俄羅斯部隊於海參崴(Vladivostok)附近一次聯合軍事演習結束返航途中, 特地繞道美國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一個月後, 中共海軍再度執行類似任務, 以親善訪問名義派出1艘驅逐艦、巡防艦以及補給艦, 駛往丹麥、芬蘭和瑞典。

為了在北極水域安全作業, 中共海軍必須具備: 精確的水深圖; 監看北極大氣環境與遙測辨識北極冰層厚度的能力; 具有冰下作業經驗的潛艦人員; 可安全且隱密航經前述扼制點的潛艦; 1艘中共的核子破冰船, 以及北極地區友軍海港與機場使用權。

在2019年7月, 中共極地科學計畫的新研究船「雪龍2號」(XueLong 2)下水, 這是特別為中共海軍建造、且裝配有測量水深設備的研究船(新華社, 7月11日)。2019年9月, 中共成功發射了第一枚極地觀測衛星BNU-1, 它可偵測海漂冰和冰棚崩陷, 這將大幅強化中共的遙測能力, 並且幫助拓展北極航運(NASASpaceflight.com, 9月12日)。

2018年, 中共國家海洋局(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宣布, 已規劃建造1艘核子破冰船(中共海軍目前擁有4艘用於港口作業的柴油破冰

船)，它將用在極地科學探測與支援中共在北極的航運。並將依共軍軍規建造，期能至北極馳援中共潛艦，國家海洋局所屬船隻在戰時將接受共軍指揮。

2003年起，中共仿效如俄羅斯和美國等極地強國的做法，設置短期北極冰站，這使中共既能規避北極主權議題，還能建置可用在戰略科學的基地，⁷ 美國使用北極冰站作為臨時指揮中心，以訓練潛艦人員冰下作業能力(水下作戰[Undersea Warfare]，2018年夏季刊)。

中共和北方海上航線

中共研究人員很早就已認知到北極海上航線的重要性，2010年就將其描述為「戰略性軍事航路」，並且指出「誰控制了北極，就較其他對手佔

上風。」⁸ 中共研究人員也強調，北極海上航線可讓中共避開現有扼制點。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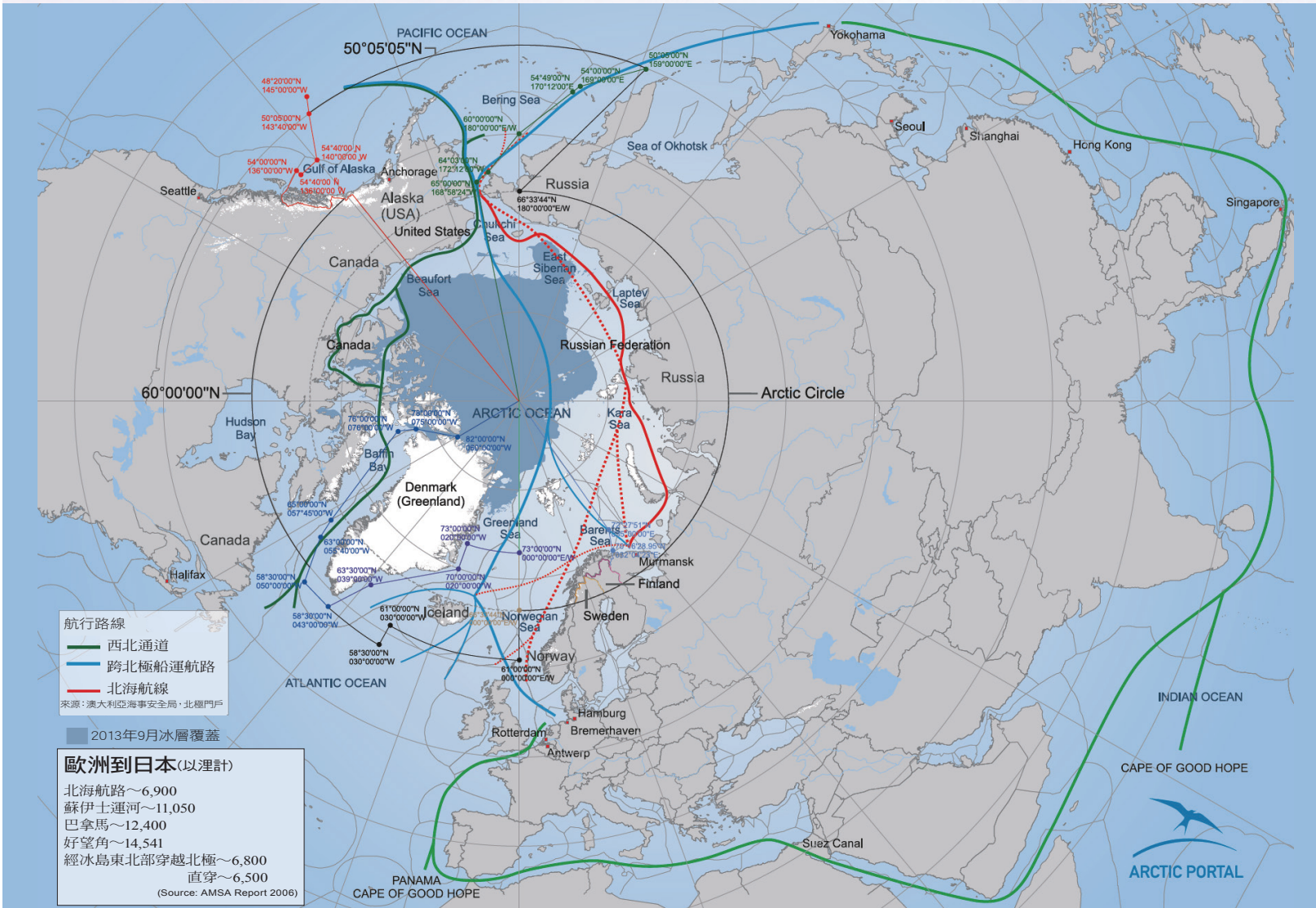
中共和美國一樣將北極海上航線視為國際海峽，但俄羅斯和加拿大都不承認此觀點，中共在直接穿越北冰洋時偏好取道北方海上航線，中共堅持其必須共同參與制訂此航線國際航運規範。¹⁰ 北京極強調對北極海上航線的關注，如此可使其對此地區擁有合法利益聲索的話語權，亦可確保在任何將來與北極相關的協商中，中共都能佔有一席之地。¹¹

從中共和美國的角度來看，在夏季將北方海上航線開通成普通且不凍的海上航道，將使俄羅斯和加拿大的領海變成公共航運海峽，這意味著屆時潛艦在此通行時將得以適用國際水域規則。¹²

2003年起，中共持續在北極設置短期冰站，既能規避北極主權議題，還能建置可用在戰略科學的基地。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Timo Palo)





-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Yokohama 橫濱

Bering Sea 白令海

Seoul 首爾

Shanghai 上海

Sea of Okhotsk 鄂霍次克海

Hong Kong 香港

Gulf of Alaska 阿拉斯加灣

Seattle 西雅圖

Anchorage 安克拉治

Russia 俄羅斯

Singapore 新加坡

Alaska(USA) United State 阿拉斯加(美國)美國

Chukchi Sea 楚克奇海

Canada 加拿大
- East Siberian Sea 東西伯利亞海

Beaufort Sea 波福海

Laptev Sea 拉普捷夫海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聯邦

Arctic Circle 北極圈

ARCTIC OCEAN 北冰洋

Kara Sea 卡拉海

Hudson Bay 哈得遜灣

Baffin Bay 巴芬灣

Denmark (Greenland) 丹麥(格陵蘭)

Greenland Sea 格陵蘭海

Barents Sea 巴倫支海

Murmansk 莫曼斯克

Halifax 哈利法克斯

Finland 芬蘭
- Iceland 冰島

Norwegian Sea 挪威海

Sweden 瑞典

Norway 挪威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INDIAN OCEAN 印度洋

Hamburg 漢堡

Rotterdam 鹿特丹

Bremerhaven 不來梅港

Antwerp 安特衛普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Suez Canal 蘇伊士運河

PANAMA CAPE OF GOOD HOPE 巴拿馬好望角

ARCTIC PROTAL 北極門戶

北方海上航路，可能為亞洲和歐洲間海上貿易開設新通道，甚至有可能是中共海軍艦船的新作業區。
 (Source : ArcticPortal.org)

結論

一般在論及北極事務時，普遍對中共所作為存有疑慮，所以中共致力影響國際對其插手北極的看法。然而在說服外國的論述中，中共卻未提及在北極的軍事利益，但這些資訊卻明確呈現在以中文發表的資料中。要瞭解中共圖謀北極軍事利益的進程和幅度，需透過中文資料來得知，並通曉中共在北極環環相扣的戰略、經濟以及科學活動。

中共在北極的軍事利益結合了商業目標，就是筆者所稱「黨政軍企共建」，中共部分在北極科

學的活動兼具民用和軍用目的，¹³ 而對北極其他國家所造成的挑戰，是正確判別出與中共的夥伴關係中，哪些是屬於單純良善或互為謀利，而哪些又是以強化共軍戰力為目的，如果中共實現其北極的軍事目標，那麼它肯定會成為新崛起的全球強權。

作者簡介

Anne-Marie Brady教授是紐西蘭基督城(Christchurch)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的中共與極地政治專家。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Lu Junyuan, "Arctic Geopolitics and China's Response," [*Beiji diyuan zhengzhi yu Zhongguo yingdui*], Beijing: Shishi Publishing House, December 2010, pp. 317–18 and 320–21.
2. 本文參考自作者先前出版*China as a Polar Great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一書中的研究，並作更新。
3. "Ba Yi Says Building Nuclear Submarines Unwise," Ba Yi Radio, 10 November 1982, FBIS-CHI-82-219.
4. "Xi Jinping," Brookings Foundation, accessed March 21,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about/centers/china/top-future-leaders/xi_jinping
5. Anne-Marie Brady, *China as a Polar Great Power*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7), p. 249.
6. Liu Yijian, "The Command of the Sea and the Strategic Employment of Naval Forces," (*Zhi Haiquan Yu Haijun Zhanlue*), Beijing: PLA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3.
7. "Successful Deployment of Automatic Weather Stations in Central Arctic Ocean on 5th Arctic Expedition," (*Zhongguo Di Wu Ci Beiji Kaocha Dui Zai Beibingyang Zhongxin Qu Chenggong Bu Fang Zidong Qixiang Zhan*) November 22, 2012,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4, <http://cadata.cams.cma.gov.cn/news2/show.aspx?id=772&cid=6>; "Chinese Expedition's Ice Station on the Arctic Floes, (*Beiji Fu Bing Cheng Zhongguo Kekao Dui Bing Zhan*), August 3, 2010,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4,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0-08/03/content_13956346.htm
8. Shi Chunlin, "Opening up the Arctic Oceanic Route: China'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cies", (*Bei bingyang hangxian kaitong dui Zhongguo jingji fazhan de zuoyong ji Zhongguo liyong duice*), *Jingji Wenti Tansuo*, no. 8, 2010, p. 50.
9. Guo Peiqing and Li Zhenfu, "Research on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Regarding the Arctic Shipping Routes," (*Beiji Hangdao de Guoji Wenti Yanjiu*)(Beijing: Haiyang Press, 2009), p. 1.
10. Ibid., p. 317.
11. Guo Peiqing and Sun Kai, "The Arctic Council's 'Nuuk Standard' and China's Path to Participation in the Arctic," (*Beiji lishihui de 'Nuke biao zhun' he Zhongguo de beiji canyu zhi lu*), *China Economics and Policy Journal*, no. 12, 2013, p. 136.
12. Claudia Cinelli,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Arctic Ocean," *Arctic Review on Law and Politics* 2, no. 1 (2011), p. 13.
13. Brady, *China as a Polar Great Power*, pp. 60-113.